

旅枕

无尘

行走使人快乐，

这快乐来自前方未曾谋面的风景的召唤，

在那无声的召唤里分明能听到看到许多美丽的小精灵，
在舞蹈，在歌唱。

那一种诱惑，

就像有一只只小虫在啃噬着骚动不安的心，
快乐便在这轻轻的啃噬中漫漶开来。

黄文山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黄文山 著

旅枕

无尘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枕无尘/黄文山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80719-412-5

I. 旅… II. 黄… III. 散文—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6962 号

旅 枕 无 尘

作者:黄文山

责任编辑:林玉平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网址:www.hx-read.com)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87536724

印刷:福建新华印刷厂 邮编:350001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数:160 千字

印张:11.5

版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19-412-5

定价: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密林中的海子

- 井冈瀑布 /3
密林中的海子 /7
彩色的西海固 /11
三月关东 /15
河西走廊的月亮 /19
通天岩记 /22
旅枕无尘
——徽州散记 /25
川西三题 /30
岷山叠翠 /36
千山之约 /40
从苏堤上走过 /43
琼花繁若锦 /47
峨眉清音 /50
直立的水 /54
高高的帕米尔 /58

第二辑 与一条小溪结伴同行

- 太姥山 /65
与一条小溪结伴同行 /68
汀州写意 /71
大海中长出的路 /75
海水相会的地方 /78
清水岩记 /81
飞水大峡谷 /84

- 远望石佛(外一章) /88
清源小记 /91
不老的夹漈山 /94
鲤鱼溪 /98
认识一座小城 /101
寂寂白岩山 /104
雨中三千八百坎 /107
不再漂泊的家园 /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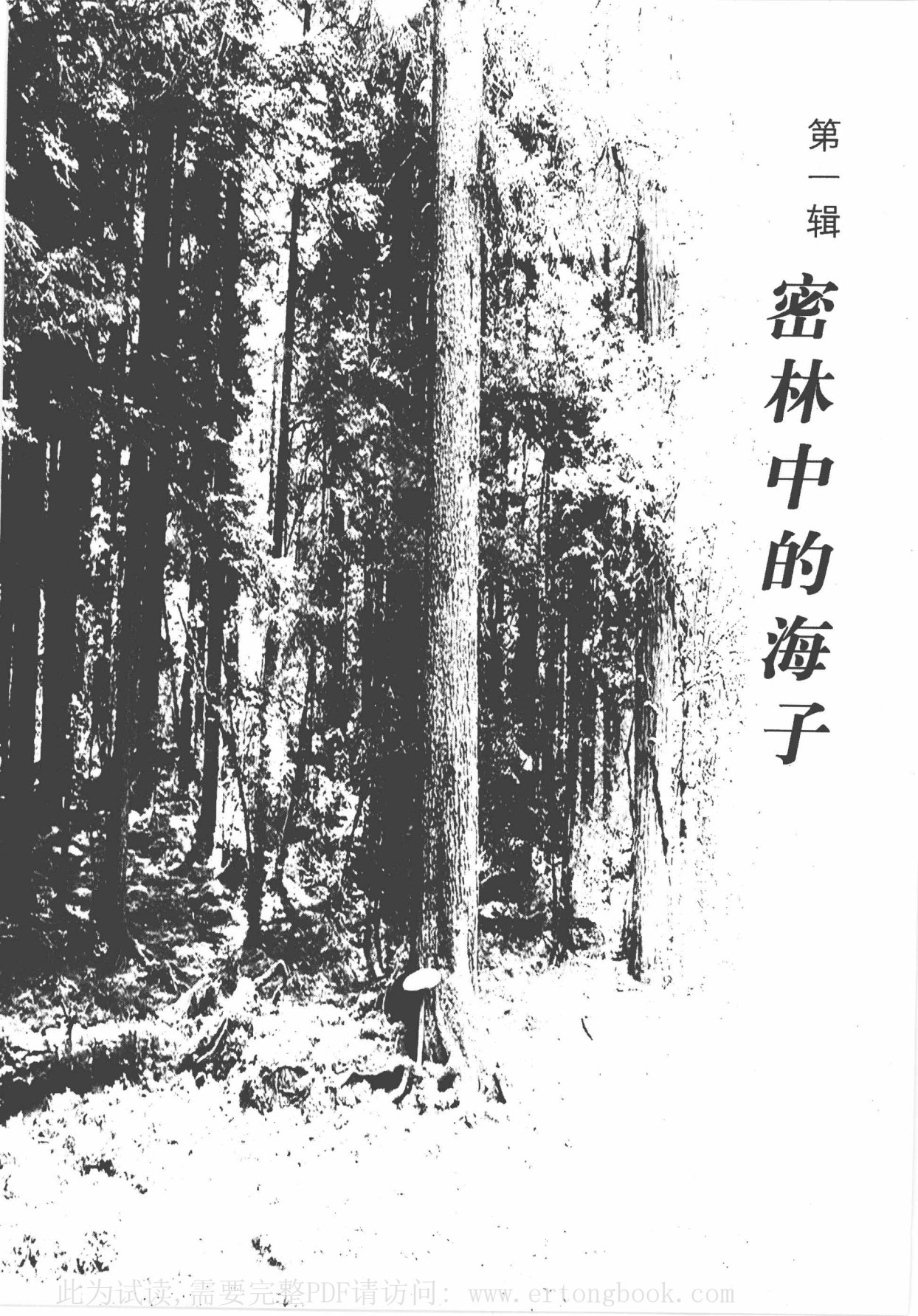
第三辑 斯堪的纳维亚的彩虹

- 斯堪的纳维亚的彩虹 /117
晚安,欧罗巴 /121
朝夕波罗的海 /125
慕尼黑啤酒屋 /128
穿越阿尔卑斯山 /132
蓝色的天使湾 /136
静静的维拉小镇 /140
意大利印象 /143
被幽囚的呼啸 /147
破碎的地球 /151
广场徜徉录 /154
火红的马六甲 /158
夏威夷太阳雨 /161
沉默的荒原 /165
空中二十二小时 /170
轮子上的欧洲 /175

后 记 /179

第一辑

密林中的海子



井冈瀑布

六月，井冈的杜鹃已然谢了，再看不到山野间那一丛丛火焰般燃烧的热烈景象。但经过整整一个春天雨水的滋润，满山的草木却如墨染似的浓绿。一竿竿翠竹被风轻轻地摇动，在无边的林海中漾起一道又一道波浪。每天，太阳出来以前是云雾的世界；尤其是在黄洋界。中午以前难得看到阳光，眼前迷迷蒙蒙，像是有一群群灰色的巨人在不断地穿梭来往，他们都裹着湿漉漉的大衣，无意间碰上便会沾上一脸一手的水汽，凉飕飕的带着点雨腥味，令人想起那一场又一场无声却温柔的夜雨。小溪在不知不觉中丰腴起来，远远近近，似乎到处都是活泼泼的水声。

此时最让人动心的当然还是瀑布。井冈山的瀑布这样多，多到久住的山民也说不清数量，因此，再详细的地图也无法一一标出每一条瀑布的确切位置。何况，还有许多季节性的流水游瀑，或守候在你散步的小径旁，或闪现在疾驰的车窗边，常常是在不经意间，使你感受到一种意外的惊喜。

井冈山瀑布是那样多姿多彩，变幻不定。有时，它像一阵风，

在岩壑间轻轻地流转呼唤；有时，它如漫天大雨，尽情地润湿山峦草木；有时，它是三两个隐者，躲在密密的丛林里轻歌曼舞；而更多的时候，它们成群结队从高高的山崖上呼啸而下，天地为之动容，草木因之失色，于是，你便明白了，大山的呐喊，原来是这样撼人心魄。

井冈山瀑布最集中的地方是龙潭。龙潭在小井附近。一道长仅两公里的峡谷里，竟汇集了五潭十瀑。大小瀑布在悬崖峭壁之间，奔腾呼啸，引得峰鸣谷应，将大山的生命演绎得如此豪壮。

到龙潭看瀑布，既可以乘缆车，也可以步行，当然各有好处。缆车是从高空俯瞰，有一段几乎是贴着瀑布的水面缓缓下降。离开了缆车，无论是谁，也无法在这样近的距离、在这样的高度看着万斛泉流最初跌落的景象。五神河自远山迤邐而来，水流在临近悬崖的豁口之前，或许还有几分踌躇乃至几分慌乱，但跌落时却显得异常的平静。听不到喧哗和嘈杂，看不到拥挤和推搡，那一种凌空跃下的安详和沉着，让人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当然，要观赏瀑布最后的跌落，则须下了缆车，徒步走到瀑布近前。这最后的一刻，似乎不像起始那样有序，但却变化万千，极其壮观。瀑布的下方，是一面空潭。瀑布落到潭中，发出喧雷般的响声，溅起的水花，化作漫天大雨。风忽忽闪闪，挟着水花和雾气，在峡谷间游荡。其实，在瀑布的中段，瀑流的下落就起了变化。有急急匆匆，一泻到底的；有从容优雅，款款而降的；也有寻找岩石作落脚点，悄然离队，但最终又不得不从岩石上漫流而下的；还有的，只是一味往同伴的身后躲闪，希望借此拖延坠落的时间。于是，一帘瀑布里，景象万千，每一股大瀑布里都藏着无数小瀑布，水流纵横交错，穿梭来往，溅珠喷玉，展开了一幅幅纷纭变幻的生命景象。

井冈山落差最大的瀑布——飞龙瀑布则在五指峰下的水口。一百五十米高的瀑布如同一幅巨大的壁挂高悬于天地之间。沿着石砌

小道往下走，老远就能听到喧腾的水声，在山谷轰鸣。待走到瀑布近前，更觉得气势不凡。瀑布不是一泻直下，而是折成两叠，上一叠，似乎是斜刺里冲出一支奇兵，急骤驰骋，势不可当；下一叠，则如千军万马，漫山遍野而下，但见戟戈耀日，烟尘滚滚，盈耳则是风萧马鸣，吼声如雷。

在瀑布的上方，所看到的情景却完全不同。透过稀疏的树丛，面前只是一条不起眼的小溪。水流十分平静，从叶隙筛下的点点阳光，在溪面上轻轻地跳跃着，溪水缓缓流过树丛，流过石滩，像一支德沃夏克极具抒情意味的交响曲，节奏欢欣而舒缓。可是它们哪里知道，仅仅是几步之外，它们的命运将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它们没有任何选择，甚至不容许有一丝犹豫，它们平静的生涯已经走到尽头，于是就这样相互簇拥着向一道深渊一跃而下。也许它们谁也没有想到，这身不由己的一跃，竟使得生命的瞬间如此壮观又如此辉煌！

倘若面前没有峭岩悬崖，倘若没有忘我的奋身一跃，自然，也便没有这样一道绚丽的生命华彩。那么，溪水将依然唱着平静而舒缓的歌，在丛林中穿行，与鹅卵石和水草嬉戏，像每一条平平常常的小溪，日子过得单调而轻松。其实，只要给它们机会，任何一条看似不起眼的小溪，都能将生命化作万丈飞瀑。只不过不是所有的溪流都能拥有这样的瞬间，但也并非所有的溪流都向往这样的辉煌。于是，小溪也罢，瀑布也罢，都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着，并且丰富着世界。而对于大自然来说，只要存在，便是一种美丽。

当然，更多的瀑布只是一些季节性的流水。雨来了，那落在竹林树海的大珠小珠，循着熟悉的路径，一路寻亲访友，汇集一处，而后亲亲密密、热热闹闹地从一道道山崖豁口蜂拥而下。对它们来说，这些下雨的日子，就是它们快乐的节日。不像那些大瀑布，要时时面对诸多慕名而来的游人，它们因此显得更自在，更逍遥，也更能体现山野的情趣和意味。



九月，在井冈山旅行，当朝雾消散的时候，不妨在山林中找一个静静的角落，听听瀑布的喧响。那似风似雨的轻吟抑或如雷如鼓的轰鸣，都能引发你内心的回应，毕竟，那是大自然的呼唤，是大地律动的脉搏。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声音更让人沉醉了。

密林中的海子

由川北重镇平武翻过海拔四千三百米的杜鹃山，就到了南坪。虽说已是四月，但没有一点春天的感觉。杜鹃山的大小山头上还披着厚厚的白雪。不要说看不到杜鹃花满山绽放的热闹场面，就连一棵嫩绿的草芽也难寻觅。不过，此刻揪住人们心弦的已不是绿色，而是那片近得似乎伸手就能触摸到的青灰色天空。之字形的公路却还在向上延伸，渐渐隐没在云雾之中。而一辆辆汽车就在这九弯十八盘的公路上，小心翼翼地蠕动着。车轮与险滑搏斗的辙印全写在湿漉漉的路面上，让人看一眼，无端生出几分惊心。

好不容易下了山，但心情依然欢快不起来，因为映入眼帘的景象，太过荒凉。周遭的山峦全都灰头土脸，几乎寸草不生，裸露的岩石，一群群、一列列在寒风中默默地挺立着、坚持着。见不到一丝绿色，听不到一声鸟啼，风凄厉地刮过，沉沉的长沟在暮霭中透出一派肃杀和悲凉。我们上午从成都出发，一天中驱车四百多公里，穿过成都平原后车头便直指西北方向。地势越来越高，人烟越来越少，而这里似乎已是生命之路的尽头。不说破，也许谁都不会相信，

就在这类山秃岭里竟藏着一片丰茂的森林和一串串凝脂般碧蓝的湖泊。

进入沟口，脚下依然是乱石纷陈，但耳畔却响起哗哗的水声，恍惚中似乎一场暴雨正自远山奔袭而来。仔细看，只见一股股激流从满沟堆叠的石块中夺路而出，急湍处如喷雪泻玉，沉凝处则碧绿盈盈，像是谁往长沟里匆匆泼洒了一大盘颜料。越往里走，水色越清澄，沟两旁的草木也渐渐丰茂了。溪流拐了一个弯，一座彩幡飘扬的藏族村寨兀然出现在眼前，让人心情为之一振。

九寨沟的发现，还仅仅是十多年前的事。据说，五百年前一支从西藏阿里地区辗转而来的藏民躲进岷山深处的密林中，在这里繁衍生息，先后建起了九座村寨。这九座藏族村寨和美丽的高原湖泊一块曾被密密的树林遮盖，尘封于世。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九寨沟的美丽真容出现在世人面前？有人说是因为伐木工人砍光了密林，现出了彩色的湖泊；还有人说，是几名来川西北写生的美术学院的大学生，放胆闯进了深沟长壑……但或许，就是这长沟里急急奔涌的流水，无意间泄露了大山深藏的秘密。

急泻的碧流终于唤醒了世界，九座藏族村寨连同它们拥有的宁静淡泊的生活和这一串超凡脱俗的高原湖泊从此出落在世人面前。

整个九寨沟呈树枝状，由多条沟道汇合而成，每一道长沟都是一处独立的风景，形态各异大大小小的彩色湖泊错落其间，如同一串串翡翠，闪烁着日月精华。日则沟的沟底是一片原始森林，这也是九寨沟最后一片未遭砍伐的森林。高耸的剑峰，披着皑皑白雪，像一位戴着银盔的巨人，日夜守护着这片森林。为了让游客能够与森林零距离接触，旅游部门专门修建了一条通往林中的木栈道。这里海拔已是三千米，走在栈道的台阶上，竟有些气喘。触目皆是参天大树，浓密的枝叶遮蔽了天空。它们是沿着长沟在人类的无穷追杀中一路退到沟底的。它们的背后就是一座座连绵高耸的雪山，这是它们最后的底线，因为它们已经无路可退。我因此相信，确实是

伐木的油锯和利斧逼退了森林，露出了它们千万年来严严实实地遮蔽着的座座美丽海子。回想沟口那一派苍凉的景象，不禁让人感慨万分。即便在这川西北的高海拔地带，原先覆盖大地的原始森林也只剩下茕茕孑立的身影了。

九寨沟最让人流连的地方自然还不是森林，而是一个又一个纯净的高原湖泊，当地人称之为“海子”。正是这些晶莹剔透、风情万种的海子，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纯净和娇美。然而，海子和森林的关系却是这样相依相存。倘若没有这片茂密的森林，许多美丽的“海子”也便不复存在，或者只能成为季节湖。

离开沟底的原始森林下行，天鹅湖、箭竹海、熊猫海、五花海、镜海……这五彩斑斓的高原海子迭次走进视野。五花海，写尽了海子的妩媚和风采，湖水并非一味深蓝，而是黄绿蓝各种色彩相间互映，杂染生波。大自然的生花妙笔，绝非漆工画匠所能替代。那颜色里揉进了云彩，揉进了森林，揉进了日月星辰，也揉进了生命的原色。而用“镜湖”二字来概括海子的明净则是再贴切不过了。雪山、蓝天、白云、碧树都争相将自己的倒影印入湖面，湖波一线，上下生辉。至于横衍的水草和水中的沉木更是交织出一幅幅奇诡莫测的图案。它们使得静默的湖水忽然有了生气，有了倾诉的欲望。蓝宝石一般的湖水轻轻地漾动着，于是，水草也罢，沉木也罢，都微微地欠动身子，似乎在倾听湖波的絮语，那是关于生和死的对话，关于现实和梦幻的交流，关于昨天和今天的问答。湖畔蜿蜒的道路从珍珠滩上的灌木丛中穿过，满滩漫溢的流水，簇拥着环绕在行人身前身后，快乐地轻轻地相互呼唤着，叫得人心一阵温暖。水波映着日光，闪闪烁烁，如倾珠泻玉。漫步其间，一时竟觉得自己也成了一道流水，正静静地、平淡地、舒缓地走着自己的人生。

则查洼沟的尽处是雪山环簇的一座高原湖——长海。和原始森林一样，它也是岷山雪峰的宠儿。碧蓝的湖水，无声无息地环绕在雪峰膝下，深沉而宁谧。这是一种出世的平静，是一种远离尘嚣的

安详，是一种忘我的陶醉。静静地注视着雪峰和湖水，自然忘记了烦忧，忘记了纷争，忘记了荣辱，心田里也便如湖波般宁静。

往下走，可以看到路边的上下季节海都干枯了。皴裂的湖盆露出大片大片干渴的赭黄，像一条条张大嘴巴喘息着的黄鱼，无声地挣扎着，仰天而叹。不仅仅是季节海，一路上的溪流、瀑布似乎都变得十分瘦弱，这大约便是森林被斫伐太盛的结果。那由雪山和森林滋养的道道壮阔的瀑布和在树丛间奔涌的激流，一时竟都变得羞涩而平静。诺日朗瀑布位于日则沟和则查洼沟的分岔处，这是九寨沟最大的瀑布，宽三百米。雨季时，可以想见那银瀑悬空的壮美景致。现在由于干旱，瀑布如乱发游丝，慵慵地散挂在石梁间，只是瀑床上巨大的棱棱石骨依然在向游人诉说着往常的姿采。

站在寒风驰骤的寂凉沟口，回望来路，但见暮靄重重，天地万物都被笼入灰蒙蒙的雾气中。刚刚经历过的九寨沟似乎又变得遥远而缥缈。只有眼前急急奔泻的沟水，明确无误地告诉我那藏在密林中的一口口美丽海子，在我的脑海里不断演绎着昨天的、今天的和明天的九寨沟。

彩色的西海固

西海固，都说你是苦甲天下之地。但你不缺厚土，拿一把铁锹轻轻松松便能挖下十几米的土层；你不缺历史，丝绸之路从你身上穿过，弯弯腰就会拾到几枚古文明遗落的碎片，更遑论蒙古和西夏铁骑的厮杀声至今依然在空旷的原野上回响；你不缺勤劳，那高高的山峁上一道道黄绿相间的庄稼和焦黄的土地上一间间明亮的瓦房便是例证。你唯一缺少的只是水，宽阔的河床上没有水，深阕的老井里没有水，屋里的瓦缸中没有水。

没有水的西海固在苦苦地企盼着水，于是峁梁上的村庄取了“喊叫水”的名字，于是饱受苦旱的同心县城搬迁到了河湾里。然而即便让一条大河穿过城区，依旧和水无缘。这条河枉叫“清水河”，宽阔的河床里却不见一线涓涓细流，干裂的河底朝向高远的天空，死去一般沉寂。

都说西海固的夏天看一眼便让人心焦，而我们偏偏在七月盛夏，在热辣辣的烈日下来到这里。天上没有一朵云彩，阳光无遮无拦，晒在身上有一种烧灼感。天空蓝得有些发灰，这可能是眼睛的错觉。

因为极目所至，就是混沌一片的土黄，这是生命的本色，却让人感到生命原生的苦难。几乎每一座房屋的屋顶上都覆盖着厚厚的一层黄土，连规制宏伟的清真大寺也不例外。太长时间没下雨了，长到人们要费劲地去回忆曾经有雨的日子竟是那样的遥远。

清真大寺便矗立在河湾上，寺门朝北，门前有一座仿木结构的砖砌照壁，照壁中央，是一块精美的砖雕，一轮明月隐隐约约，藏于松枝柏叶之间。与照壁相对的寺门上方则刻着一句“忍心忍耐”的匾额。一块匾额用了两个“忍”字，颇让人回味。正在这时，从高敞的礼拜殿里走出几十位老者，他们神色安详，步态从容，似乎刚刚做过礼拜。尽管各人服饰不同，但都戴着白帽子，好几位还蓄着山羊胡子。对已经燃烧了半年多的天空，没有一个人表现出焦虑的神情。一时我竟觉得，这一群飘逸的白帽子便是西海固焦灼的天空中一朵朵安详的云彩。

同心清真大寺在西北回民心目中有特殊的位置。不仅仅是因为寺院规模宏大，造型精美，还因为寺院的东南边有座回民公墓，那里埋葬着明末清初时回族著名经师胡登洲。正是他创立了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让回民每星期进一次清真寺听阿訇咏诵《古兰经》，这个习惯沿袭到今天。清同治年间，回民爆发了以马化龙为首的金积堡起义，各地回民义军也都汇集到金积堡。陕西回民还特地将胡登洲的尸骨作为圣物带到宁夏助战。清廷调左宗棠率大军镇压了这场起义。失败后逃散的回民来到同心，便将尸骨埋在清真大寺旁。这座清真大寺也因此成为回民礼拜的中心地。每当伊斯兰教的古尔邦节和开斋节，黄土漠漠的同心便成了一片白浪起伏的海洋。

我们还去城郊看了移民新村。这是宁夏实施扶贫工程的重要项目，将严重缺水的山村居民集体迁下山峁。这时，三个回民孩子走入我的照相机镜头，他们的背后是一小块绿油油的玉米地。在一派天地浑黄中，这片刚刚抽穗的玉米显得格外鲜绿。稍远，是回民们新盖的一幢幢明亮的大瓦房。夏天的太阳，把三位孩子的脸烤得红

扑扑的。他们还处在不知道生活艰辛的日子，那一种掩藏不住的稚气的笑，将长久地和这片带着对新生活憧憬的鲜绿叠印在一起，如火的阳光仿佛也因此减弱了许多。

越往南行，山头上的色彩就越丰富。从金黄、嫩绿、淡紫到黛青，一层一层，如同精工绣在山坡上一样。真不知道这些庄稼是怎样种上去的。要知道，在这片年降水量只有两百毫米而蒸发量却达两千多毫米的土地上，农作物不要说生长连生存都十分困难。况且，这里不仅仅缺水，气候还特别恶劣，常常是收获在望时，忽然平地起惊雷，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便将一季的辛劳化为乌有。可是，即便如此，打井也罢，开渠也罢，挑水也罢，人们硬是把油菜、胡麻、玉米、荞麦、马铃薯从平川一直种到了峁梁上。

当我们驱车从泾源赶往西吉时，还赶上了麦收的动人场面。一台台收割机在广袤的田野上来回奔突，麦浪如退潮般翻卷，好像有谁对着麦子们轻轻耳语，于是它们一排排驯顺地躺下。它们曾顽强地经受住干旱的考验，并侥幸地躲过冰雹的袭击。对它们来说，这是生命中最辉煌的一刻，于是，它们将自己饱满的身躯躺倒，化作一幅丰收的景象。

纵目所至，十里平川，金黄的麦草成堆成垛，把一个收获的季节渲染得如此热烈。在车上，不论是谁，看到这样的场面都会受到强烈的感染。这时，一首高亢、奔放且带着点秦腔韵味的《花儿》从车厢后座响起，这是陪同我们的一位西海固作家情不自禁地为家乡的收获而歌。我第一次听到《花儿》原来不是唱出来而竟是这样从心坎间吼将出来的：“哎哟哟——尕妹妹你不要开口，走过了三十六道梁我还会回头……”激越奔放的旋律在车厢里回荡冲撞，撩动着每个人的心田。这是男女互诉的情歌，强烈直率，五彩斑斓，让人感受到生活的欢乐、苦涩和苍凉。

西海固，在你的山头峁梁上，我没有看到娇嫩欲滴的鲜花，没有看到宛转潺湲的流水，甚至，连青翠的树木也难得看到几棵。但